

罪档案

鬼古女 著



断指弦

惊魂空巷，废弃荒屋。

谁是猎人，谁又是猎物？

究竟是哪根弦，断了她的指，摘了你的心！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鬼古女 著

断指弦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断指弦/鬼古女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13

(罪档案)

ISBN 978-7-208-11475-3

I. ①断… II. ①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34509 号

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邵 敏 方蔚楠
封面装帧 叶 珺

断指弦

鬼古女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7 字数 200,000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475-3/I·1149

定价 27.00 元



目 录

CONTENTS

1/ 黑梦	1
2/ 访魔	6
3/ 血巾断指案	9
4/ 血巾断指案复活	13
5/ 仓颉	18
6/ 她误走妖魔	25
7/ 游戏和罪恶的起点	29
8/ 分裂史	33
插曲	37
9/ 奇才断案	43
10/ 顾庐多谜	50
11/ 土中伸出一只手	58
12/ 寒梅怕冷	67
13/ 双杀一弹指	74
14/ 第二字	82
15/ 弃红尘	88
16/ 诡行逐秘	94
17/ 困穴埋枯骨	103
18/ 小断指	109
19/ 侧脸	112

118	20/ 致命分析
123	21/ 米之家
132	22/ 苦儿流浪记
139	插曲
152	23/ 考古惹的祸
158	24/ 光荣后的末日
164	25/ 鸣凤
171	26/ 再见失魂雪
179	27/ 走火入魔
187	28/ 书中自有颜如玉
194	29/ 四姨
201	30/ 邪灵不散
207	31/ 惨淡西江月
214	32/ 尸出不穷
219	33/ 幽兰失
228	34/ 活埋的感觉
236	35/ 血巾断指永不绝
243	36/ 深山寻墓
249	37/ 起死回生后绝望
254	38/ 疯了
260	39/ 她再走妖魔
263	40/ 花色如血



1. 黑梦

2000年12月19日

文若菲从轻工业局下班时，不过是晚上七点半，但天寒日短，她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后，天已经全黑了。她可没有自告奋勇工作到这么晚，都是因为省厅领导要来突击检查，像她这样的实习生就要忙到最后。此刻，望着深灰的天空和昏暗的路灯，她真希望不曾一个人跑到江京来，随便就在成都找个实习机会多好，至少可以和男友巴渝生天天见面。像今天这样的特殊情况，一个电话，巴渝生就会骑着单车来接她。

是啊，当初她为什么一听说江京有个实习单位，就第一时间报名跑了来，好像要逃离成都似的。

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她的确要逃离成都，这是一个连巴渝生都不知道的秘密。

文若菲住在轻工业局宿舍，离局办公大楼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。可恶的是，自行车蹬出不久，霰雪就开始纷飞，湿滑的路面让文若菲险些摔倒几回。

也许是太过关注轮下越来越糟的路况，文若菲竟然没有看见前面路上在黑暗里的人。

车倒地，人倒地。

压抑的呻吟声从不远处传来。文若菲一时顾不上腰腿的酸痛，爬起身走向那呻吟声——她知道自己撞倒了人，只希望不要有更恶劣的后果。

后果却是她想象不到的恶劣。那段路不宽，素来不算热闹，路灯远远旁观着，灯光更无力穿透雪帘，周围没有其他行人。她能依稀辨认出地上是一团模糊不清的黑影，几乎看不出是人的形状。她又走近了些，已积雪泛白的地上，似乎有一团污血的印迹在蔓延扩散。

她的心一颤，几乎要叫出声：只不过被自行车撞了一下，怎么会出了那么多血！

昏暗的光线下，她终于清楚，地上是具没有头颅的尸体！

不可能，尸体又怎么会发出呻吟？

她张嘴呼救，已经晚了。一只手套从身后伸过来，紧紧捂住了她的嘴。

她从剧痛中醒来。这是在哪里？

她认不出来，只知道不是在什么光明正大的公共场所。阴风阵阵，一灯如豆，照在她剧痛的来源。

她的手。

或者是梦中，或许是想象中，她依稀记得刀光。

血影。

她的右手食指，已经被齐齐截去。

文若菲发出一声撕心的叫，但叫声吞没在塞了一块毛巾的嘴里，只能听见喉咙间发出的嗯嗯声。她双手被紧紧缚住，双腿也动弹不得——她低下头，又在喉中惊呼起来：她的双脚，已经被埋在地下土中！

大块的泥土，正在从高处落下，散落在她腿边。

一种笑声，像是从很深的地底下发出，像是无数枚细针依次在她嫩滑的皮肤上滚过，环绕不绝，如巨蟒紧箍在她身上。

“你为什么要离开成都？”笑声停下后，是故作关切的询问，“为什么你听说千里之外的江京有个对口的实习单位，就急急忙忙申请过来？为什么连你打算托付终身的男朋友都劝不住你？”

文若菲想说：你不会理解的，没有人会理解，连巴渝生都不会理解。但她说不出，不仅是因为嘴里塞着毛巾，更是因为胸口闷得发不出声——不知何时，带着腥臭味的泥土，已经埋到胸前。

一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伸过来，拽掉了她嘴里的毛巾。她本能地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叫，她终于叫出声了！惨叫声伴着更令人心悸的笑声，是令魔鬼陶醉的混音。

如果不是手机铃声突然在深夜中响起，这个亦真亦幻的残酷梦境或许会延续下去。女友文若菲失踪已经是十三年前的事了，但他心里明白为什么近来会频频有这样的噩梦。

梦的主人是巴渝生。他伸出手去拿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手心尽是梦中遗留的冷汗。手机上显示，凌晨4:06。只有江京市刑侦大队队长兼重案组组长巴渝生，会在熟睡中仍将手机铃声开到最大；也只有巴渝生，不会因为半夜来电搅扰了睡梦而烦躁恼怒。

那样的梦，走出来也好。

他拿起手机，应了一声，静静地听对方说完，额头上渗出了更多的冷汗。

他最担心的事发生了。

刑侦大队值班警员汇报从分局传来的案情，一位名叫韩茜的女孩，二十三岁，收完精品时装店铺面后迟迟没有回家，和同居的男友沈大琥失去联系。

“和她的最后一次联系，是什么时候？”巴渝生的声音里没有透出异样。

“他们的最后一个短信，大概五个小时前，从此再没有人 and 韩茜联系过。”

巴渝生知道，一个人失去联系五个小时，远构不成失踪的立案条件，他问：“这么说来，证据出现了？”

韩茜没有按时到家，刚开始沈大琥并没有过多担心，不仅是因为手机上彼此调情的短信余温尚存，而且他知道，韩茜对自己的依恋是多层面的，不会不辞而别。一定是快关店门的时候突然来了顾客，要周旋一下。韩茜在上班的时候虽然打扮得花俏，但那是工作需要，她不可能、也没那个胆子去和别的男人厮混。

但是两个小时很快过去，沈大琥有点儿急了，他开始不停地给韩茜发短信，没有回应。手机打去，关机了。他走出两人同居的小单元，到小区大门外转悠，公交的末班车一个钟头前就走了。两根烟过去，三五辆出租停了又走，还是没有韩茜的身影。他知道，出异常了。

他往家走，记得韩茜有个小通讯录，上面有她老板和几个小姐妹的电话，他准备逐一问去。如果没有着落，他就要骑摩托车去她的店铺看看。如果店门关着，再怎么样呢？他想，那就是两个人的厄运了：韩茜和从他身边抢走韩茜的某

个混蛋。沈大琥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，这个韩茜应该比谁都清楚。

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沈大琥发现铁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女士提包，一个山寨版的爱马仕，去年韩茜生日时自己送她的礼物。沈大琥嘴角挂上微笑：就知道她不会做那种傻事。他随即诧异，为什么要把包包挂在门上？

他摘下包，打开锁，拧亮灯，用尽量温柔的声音呼叫：“茜茜！怎么这么晚回家，也不打声招呼？深更半夜的，知道我有多着急吗？”

没有人应声。

“茜茜！”他的声音有点发狠，“别跟我玩儿这套啊，沉默是金吗？在我这儿可不值钱！”

还是无人应对。

小小的公寓不是用来捉迷藏的，沈大琥很快确证韩茜并不在屋里！但她的提包为什么会出现？

他发了阵呆，难道，她终究还是离我而去了？为了断得决绝，走之前归还自己送她的“珍贵”礼物？他胸中火起，拳头痒痒的，想揍人，想听见鼻梁断裂、牙床错位的声音，但他对着空屋，只能恶狠狠地将提包摔在地上。

提包的拉链开着，内容物撒了一地，包括同样是他送给韩茜的山寨版iPhone。沈大琥狐疑又起：很难想象韩茜会离开心爱的手机，如果和人私奔在外，没有手机会更不方便。他捡起手机，希望在通话记录里找到线索——他几乎每天都检查韩茜的手机，除了做广告骗人的垃圾短信，从未发现过真正可疑的号码，如果韩茜在外面有人，掩藏得显然很专业。这次也不例外，过去几个小时里，只有自己发的几条短信。

他的目光很快被手机边上的一个天蓝色小盒子吸引住：“杜蕾斯——天然胶乳橡胶避孕套”。他颤抖着手将那盒子拾起，妈的，这么贵的套子，倒好像不是山寨版的呢！

沈大琥忽然觉得手中的避孕套盒子比想象中的要沉，他暂时将燎心的恨意搁置，拉开窄窄的盒盖，先是抽出一块巴掌大的白布，略硬的质地，类似牛仔布。他记起来，韩茜今天似乎穿的是条紧身的白色牛仔褲。

他好奇地盯着这片白牛仔布，不规则的形状，像是匆匆剪下。将布翻过来，他怔住了：惨白的布上，有一抹殷红的血迹。

“杜蕾斯”的盒子似乎更沉重了，他再次伸手进去，却如遭电击般缩了回来，盒子摔落在地，掉出了一截苍白的手指。

“是韩茜的手指？”巴渝生已经披上了风衣。

“技术室和实验室的人已经开始着手核实，沈大琥本人一口咬定是韩茜的，因为那段手指上的指甲油，是绛红底色和空心梅花的花纹，是韩茜上周末刚做的。”

“米治文！他醒了没有？”

电话那头有那么一丝迟疑，巴渝生心头顿时升起不祥之兆。这种感觉来临的时候，结果都很难令人承受。

他静静地听完对方的回答。额头汗水已经滑入眼眶，辛辣灼人。米治文，一个受监控的重要嫌疑犯，从警方的眼皮底下消失了。

如果这时，熟悉巴渝生的亲朋好友突然出现，会看见一个和平日截然不同的巴渝生，或者说，看见的完全是另一个人——他有着巴渝生的相貌形体，却有着另一个人的神态，疲惫，甚至苍老。

“巴队长？”值班警员也不习惯队长的长时间沉默。

“你们立刻传达动员令到各分局，全市警力协同追查。我马上就到。”巴渝生努力恢复常态。他挂断手机，飞快穿上制服，却又不自主地再次打开手机，看着通话记录上的一个名字。他开始后悔，不该让她卷入这个案子。

偏偏此刻，他的感觉比以往更强烈：或许，真的只有她，可以让悲剧尽早收场。

或者，让这悲剧更为凄惨。

可是他别无选择。他拨去电话，铃响三遍后，传来了她困倦的声音，“巴老师？”

“那兰，我犹豫了很久，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，再让你卷进来，但是没办法……断指案又发生了，我们又有了一个受害者！”

2. 访魔

十三天前

他从窗帘的缝隙间一眼认出那兰，她从如织细雨里走过。

病房大楼前开阔的路面上，行人如梭，无数的医生、护士、探视者之中，沉闷的黑色、灰色、青色雨伞之下，他竟能一眼认出她。

容貌和身材只是美女的平面像，气质让外表美丽的女子成为立体的尤物。

正是他对那兰气质的高度敏感，减省了众里寻她千百度的疲劳。现在的女孩子们以为穿着吊带背心和露脐炫臀的热装就能出彩，毋庸置疑，眼球被吸引住了，但那是以动物本能为基础的最低层次的吸引，昙花一现，稍纵即逝。

他的修养和学识，远远超越了所谓“大众”的审美情趣。千万别误解，他望着那兰的倾慕目光，表明他在动“邪念”，他已不再年少轻狂，他已不再激情澎湃，他一身是病，半截入土，他只是想完成一个心愿，做最后一次演示，为这肮脏的世界留下最后一份深刻的记忆。

然后，谢幕，退场。

所以这次演出，他不能背错一个台词，不能做错一个动作。好在他一直追求完美，所以他的自信不无根据，他几乎已能听见热烈的掌声。

那兰如期步入病房大楼。一切都按照他的设计在进行。

普仁医院地处市中心，是江京第二医科大学的王牌附属医院之一，两年前重修过的病房大楼特意采用了拱顶设计，暖色调的地毯和壁纸，试图减少病患者的压抑感。楼外，料峭春寒和暖湿气流的对峙尚未分出伯仲，冷雨淋漓；楼内，暖气依旧，人造的春天永远不会老去。

可是，那兰进入病房大楼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微微打了个寒颤。

莫非，这就是恐惧的心理作用？

那兰是江京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生，在亲身经历、并破获了困扰江京警方多年的“五尸案”^①和在东北雪屋发生的制毒凶杀大案后^②，她使出浑身解数太极推手，最终还是在学校和警方的要求下，被迫接受了几个采访。学校需要树立标兵学子的典型，警方需要树立英勇合作的好市民典型，她无处可逃。在一片对她何其英勇的赞誉中，她多少次告诉记者：她远非铿锵玫瑰、豪胆无畏；相反，她怕看恐怖片，她最恨一个人走夜路。她和罪恶的首次接触是七年前父亲的遇害，从亲眼看见父亲尸体的那一刻起，恐惧感就一直追随着她，甚至困扰着她。是恐惧感造就了她对人、对事物的敏锐观察。

今天，她将再次和恐惧这位朝夕相对的老友牵手。

恐惧之源就在这座努力营造温馨的大楼里。

此刻是探视最繁忙的时候，电梯里除了三位医护人员，还挤着五六个病人家属，他们的脸色和楼外阴沉的雨云堪有一比——在疾病面前，他们要承受失去健康、失去时间、失去金钱，甚至，失去亲人的痛苦。

那兰比谁都更能体会失去亲人的感受。她深爱的父亲英年早逝，她初恋的男友葬身雪岭。她心头的伤，莫说痊愈，连结痂都遥遥无期。

电梯门在十一楼打开，似乎只是转瞬间，又像是过了数个寒暑。那兰将纷繁念头飞快擦去，微笑、伸手，和迎在走廊里的巴渝生招呼寒暄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昨天给你发了那么一大堆作业。”巴渝生说，“你一直是好同学，肯定都看过了。”

睿智、干练、书生气多于官僚气，这些只是那兰喜欢和巴渝生打交道的部分原因。那兰微笑说：“巴老师的重案组作业，我哪敢偷懒。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呢。”巴渝生是那兰本科毕业课题的辅导老师之一，那兰每次见他，仍以“巴老师”称呼。

不知为什么，巴渝生今日的脸色似乎比往日凝重了许多，甚至将忧心忡忡直接布在了脸上。他点头说：“好，先去见见他，有问题你可以慢慢问我。”

① 详情请见《锁命湖》。

② 详情请见《失魂雪》。

两人在重症监护病区的一间病房外停下。重症监护病区虽然承载着生命力最衰弱的一部分病人,但和住院大楼其他部分的设计一致,整个环境保持了温暖开朗的色调,柔和的天蓝色墙纸,清幽素雅的山水画,自然明亮但不晃眼的光线调节。

隔着玻璃窗,巴渝生说:“就是他,中间那张床。”

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,一张惨白的病床,一根纤细的双鼻吸氧管像是维系生命的最后一根线。

那兰轻声说:“这乍一看,基本上回答了我的第一个问题。”

“哦?”

“我本来想更确切地了解他病重的程度和保外就医的资格;仅我这双凡人肉眼看起来,他真好像病人膏肓。”那兰说。

巴渝生说:“脑肿瘤、严重冠心病、阻塞性肺气肿、帕金森氏症、糖尿病,应有尽有……”

“还有高度的精神分裂。”

“没错,在你面前,我班门不敢弄斧,差点儿忘了这条。如此多的严重疾病,保外就医是最基本的人权和人道……”

“即便他是强奸犯,而且杀人未遂!”那兰盯着老人露在被单外、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前臂,呼吸竟开始有些急促,“法律上对重刑犯的保外就医好像严格很多。”

巴渝生木然点头:“但他的病情太重,监狱系统的医院无能为力,他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。为了谨慎起见,我们还是得到法院批准,对他适当监控。从他的健康状况看,造成更大危害的可能并不大,接触过的医生都认为,他的存活日屈指可数。”

“他病成这样,却有闲心要找我聊天?”那兰说话很少带这样的嘲讽,尤其在巴渝生面前。但今天,不知是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古怪磁场,她的自控力正经受着巨大的挑战。或许,病床上的保释犯就是异常的根源。

“非你不可。”

“而且,和‘血巾断指案’有关?”那兰突然觉得,说出“血巾断指案”这听上去很狗血可笑的五个字,也需要相当坚强。

巴渝生迟疑地点头:“至少……他这样宣称。”

3. 血巾断指案

病床上的老者，一个精神高度分裂的强奸犯，点名要见那兰，说是要揭示一个势必震惊全江京、甚至全国的罪案谜底。

这谜底，一定会成为转发次数最多的一条微博。

血巾断指案的谜底。

过去三十年里，江京发生了一系列女性失踪案，每起案件间隔一两年或者数年，迄今为止，至少有十位女性成为该案的受害者——像江京这样的大城市，人口千万，失踪并非罕见，但这一系列失踪案有个共同的特点令它与众不同。

一个致命的特点。

1980年阳春的一天，一位普通的机关干部心急如焚地等待着，希望失踪了一周的妹妹倪凤英奇迹般出现。出现的是邮递员的自行车，和一件小小的包裹。包裹上没有来信人的地址，里面是一只纸盒。纸盒里是一条洁白的手绢，手绢的一角是倪凤英自己绣上去的名字。

手绢的正中是一抹殷红。

揭开手绢，下面是一截惨白的手指！

不久，公安部门证实，手绢上正是倪凤英的血迹。手指，是倪凤英的手指。

老江京们都会记得，在那个清纯的年代，倪凤英失踪案攫住了多少人心，成为多少食堂饭桌上的话题。一时间，青年女子们再不敢在天黑之后出门。与此同时，注重平民生活的《新江晚报》开始对这个案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，配合着当年上映的侦破悬疑片，《405谋杀案》、《神女峰的迷雾》，邪恶临近时低沉诡异的音乐似乎能透出报纸纸面，一次次挑动着大众的神经。

凶手会是谁？当时人们的猜测，可能是潜伏大陆三十年的美蒋特务、“四人帮”的爪牙、香港的黑社会。稍微现实点的猜测，是纺织厂里哪位单恋倪凤英又

遭拒绝的小青年。

不管凶手是谁，他，或她，一定隐藏得很好，因为凶手的身份一直是个谜，倪凤英的下落也保持着未知。

媒体和大众的记忆都是短期的，尤其在全社会都蒸蒸日上的那个年代，人们沐浴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逐渐淡忘了倪凤英温婉秀美的容颜。

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夏日夜晚，马芸的突然失踪。

马芸是位参加工作才一年的小学教师，在那个不幸的夏夜，江京正经历着多年不遇的高温，马芸和几位女友，同数百名江京市民一起，在清安江滩边戏水纳凉。欢笑中、酷热中，马芸主动提出到堤上给大家买冰棍儿，谁知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
第一个将马芸失踪案和倪凤英失踪案联系在一起的，是文园区分局的干警陈玉栋。当年，就是这位被称为“小陈”的年轻公安，最初经手了倪凤英失踪案。当大多数人还只是将马芸失踪作为一个独立案件看待时，陈玉栋已经嗅出了这两件时隔三年的失踪案之间的关系。他将这个大胆的猜测上报领导，领回了一长串语重心长的“谈话”：“倪凤英失踪案没有破，不是你的错，历史上结不了的大案比比皆是，你也用不着这么敏感，草木皆兵。何况，马芸的这个案子是滨江分局负责的，我们协同寻找，在群众中收集汇报来的线索，具体的刑侦工作，我们文园区也不能插手呀。”是啊，马芸家住滨江区，陈玉栋连插手这个案子的机会都没有。

陈玉栋回到宿舍，在一本“工作记录”本上，写下一句话：“我有一种预感，我的这个猜测，很快就会得到证实。”

不幸的是，陈玉栋的预感准确。在马芸失踪五天后，她心急如焚的父母收到了一个包裹。

一只纸盒子，上面只有收信人的姓名地址，但没有邮寄者的任何信息。

心切之下，马父忘了警方的叮嘱，有情况要立刻报告，而是冒冒失失地打开了纸盒子。然后大叫一声，晕倒在地。

当时马母出去买菜不在家中，邻居一位退休的老大爷听到隔壁的叫声，急忙冲进马家，扶起马父。马父并没有真的失去知觉，只是高血压突然发作。他拉着邻居的手，说：“快，叫警察……那个盒子，你不要往里看……更不要让她妈妈看。”

邻居忙着找人，找居委会、找片儿警、叫街道医院的大夫……期间还是没忘了偷瞧一眼那盒子里的玄机。人就是这么一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断进化的动物，虽然大多数情况下，好奇心带来的只是无限的后悔。

这位好心和好奇心并存的老大爷，往盒子里看了一眼，那一眼所见，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，都没能从他的噩梦中抹去。

一片淡绿色的手绢。

手绢上，是一道暗红。

边上，是一截苍白的手指。

市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，由一名副局长带队，开始日夜突击侦破。陈玉栋被文园区分局举荐到专案组参加工作，带去倪凤英案的一些经验教训。专案组的干警几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，将出事地点一带的江岸一尺一尺翻过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马芸的任何踪迹。

她还在人世吗？还是已经成为一具尸体？

凶犯为什么要寄回受害者的手绢？为什么要截断女孩的手指？

两起案件完全是同一个人干的吗？

作案凶手，不留任何痕迹，难道是传说的“职业”杀手？这好像只有在小黑录像厅里放的警匪片里才出现过，在江京还是闻所未闻呢。为什么将专业的作案手段用在两个背景普通的少女身上？凶手和受害者有什么关系？是丧心病狂随机下手，还是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？

诸如此类的问题，都列在陈玉栋的那本工作记录上，写满整整四页纸，他还是觉得有更多的疑问需要写出来。

虽然江江市警方倾注了所有人力和心力，结果却和倪凤英案一样，无法告破。马芸，也和倪凤英一样，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

在沮丧和愤怒中失眠了数夜的陈玉栋，在工作记录上写下了这句话：“这个

案子还远没有结束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会付出毕生的精力，将这个魔鬼般的凶手正法。”

陈玉栋的预言再次不幸而言中。

两年不到，1985年的春天，一位名叫薛红燕的少女失踪。又一个令人丧魂的盒子。又一方血染的手绢。又一截苍白的手指。

这起案子再次震动了江京，再次将《新江晚报》的影响力推到了巅峰，也再次让陈玉栋血脉贲张。市局牵头的专案组复苏了，公安部派来了专家，全城的警力都投入了侦破之中。这次，市局下定决心，再不能让这样惨绝人寰的大案继续发生，如果这样的恶性案件都无法侦破，会给人们一个错误的印象，公安部门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雷厉风行！这平白为近几年来社会上逐渐开始上扬的犯罪风气助力。所以，专案组内部的口号是：人民必胜！人民公安必胜！

《新江晚报》之外，当年流行的一些法制月刊也开始推波助澜，甚至为这一系列案子起了个“大众文学化”的名字“血巾断指案”。在绘声绘色地描述完倪凤英和马芸的两起悬案后，还对薛红燕失踪的真相进行了类似小说创作的猜测。在这样的“创作”过程中，三位少女的隐私、家事，真真假假地被翻了个底朝天。

所以可以想象，当公安部和市局联合宣布，经过全市公安干警的协同努力下，“血巾断指案”终于告破，凶手终于归案的时候，《新江晚报》和一众法制刊物，是如何地群情激昂。

也不难想象，凶手的隐私、家事，也尽收公众眼底。